



# 穿行在高桩故事里的年

◎曹中贵(河南鲁山)

想起家乡的年味,莫过于撵着看一场高桩故事更为浓烈了。

“高桩故事”起源于县城西北山区,以瓦屋镇的最具特色。从明朝嘉靖年间流传至今,已有数百年历史,2015年被列为“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扩展项目”。近年来,瓦屋镇举办的所有迎春活动,能够调动全民参与的,必是“高桩故事”。

“高桩故事”以“桩”为主,配合铜器、秧歌、竹马旱船为“故事”。腊八粥一喝,年味儿就浓了。赶年集,置年货,做年夜饭,紧锣密鼓忙多日,大年初二上午,街面上热闹起来。十字路口,八旬老翁银须飘飘,手握一尺长的鼓槌,时而上身前倾,把脸贴在鼓面上,如同倾听天使的声音。槌上红缨化作两道绚丽的光上下翻飞,槌把轻击鼓边,呱嗒有声,如蜻蜓点水浮光掠影;时而器宇轩昂,踮脚跟舒双臂似猿猴攀缘,重槌响如金戈铁马雷腾云奔。半个小时下来,老者脸上汗涔涔,老棉袄敞开了怀,袄袖子捋了又捋。围观者意犹未尽,鼓噪喝彩。粗糙的大手在鼓面上舞动,犹如行云流水,音符带着肆意的力度在空气里骤然炸响,鼓动着耳膜,震撼着灵魂。

乡民对铜器的热爱,刻在骨子里,溶在血液里。小伙子与外地嫁来的小媳妇手拉手站着,鼓声一响,小伙踏着鼓点甩头拧腰手臂高扬,完全忘了新嫁娘。小媳妇一脸诧异地看着自己男人的忘我模样:嘿哟,还有这一手?年轻妈妈抱着虎头虎脑的孩子听着听着,腰肢扭动,嘴里念念有声:咚,咚,咚咚咚,咚咚咚那个咚咚咚……

如果说大鼓是一位激情四溢的指挥家,那么看上去笨重厚实的铜器和那将近两米长的牛角号就是最美和声。打铙者勒紧腰带,深吸一口气,脸憋得通红,身体后仰,肚子前扛,双臂上举猛然发力,铙片相撞,发出浑厚绵长的声音。铙声清脆,余音邈远,铙铙相和,恰如武生和花旦,一个粗犷魁梧,一个活泼有趣。吹长号者腮如响蛙,嘟嘟有声。老街伫立在千年鼓乐中,享受盛世太平。

村文化广场大院里,是另一番热火朝天的景象。放了假的学生、打工回来的后生,腿上绑着木拐,在人们的搀扶下呼的一下折身站起,随小鼓点走着十字步,还时不时逗个乐。山里人称之为“踩高跷”,又叫“走高腿”。瓦屋镇的老艺人把传统的“走高腿”发展为“扭高腿”,高跷与秧歌艺术融合在一起,惊险而又精彩。我常常好奇地想:腿上绑着那么长的棍子,会不会摔倒呢?他们说:“当然会呀,开始先用短跷练习,摔几次就不摔了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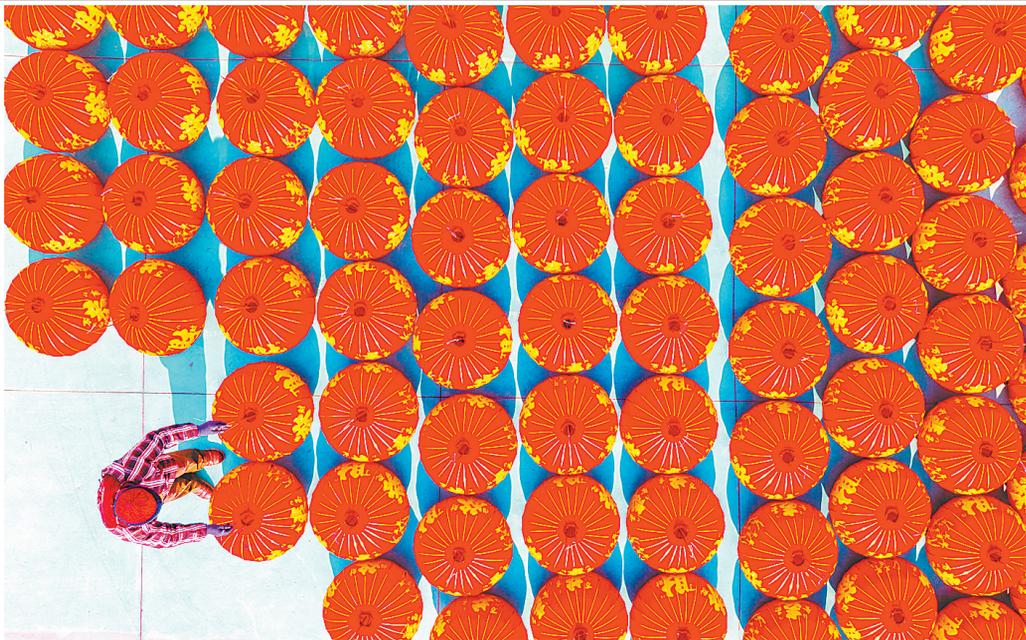
真应了那句话: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。

锣鼓声中,高桩故事从村部浩浩荡荡沿街东游。几面大鼓放在平板车上被人推着,打鼓的人立在板上,抡圆了胳膊使劲敲。竹马旱船随后,猪八戒背着媳妇气喘吁吁,新娘子骑着竹马摇摇晃晃,俏媒婆叼着烟袋锅得意扬扬,看见谁不守秩序挤进来了,八戒吓的一声过去,娘子挥动马鞭上前驱赶,媒婆立马用一米长的烟杆挡过去,这些动作转化成艺术,被驱赶者也不生气,嘻嘻哈哈地躲到一边。

“高桩”总高12米左右,分上中下三层,最高一层为“头桩”,一个三四岁的小孩子立于顶端,驾祥云扮嫦娥奔月,踩花草扮演白娘子盗仙草,斗风浪表演哪吒闹海……民俗、神话传说都是故事的题材。

房顶和树杈上全是人,街道上早已水泄不通。想体会一下脚不沾地的感觉吗?来吧,来看看这穿行在高桩故事里的年吧,有人架着你的膀子,有人扛着你的身子,让你身不由己往前涌。表演结束,总有人捶着腰说:“明年可不出来受这罪了,弄得一身灰突突的,口干舌燥。”可是到了第二年看表演的时候,他比谁跑得都快。

想起家乡的年,就想起那追云逐月、潮水般漫上心头的高桩故事。



红火迎新春

翟慧勇 摄

## 老树守土

◎陆新义(河南平顶山)

每次与老树深情对望,都是一次对生命的敬畏。

这里的松柏无法用眼睛计数,无论什么节气,晨起阳光从东方灿灿照来,穿过轩辕池边柳枝的空隙,连片的松柏健身步道被无差别照亮。顺阳而望,清新自然的色彩在面东的枝叶上闪亮,人行其中,气安神祥。

雨后初晴时的这里,雨水会从松柏的枝丫上不停往下滴,形成松柏雨巷,人无需避开,可尽情体验雨后松雾弥漫的情调。

以劳动模范、产业工人疗休养为主的汝州省工人温泉疗养院,由中华全国总工会投资兴建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,建设之初植下的龙柏、塔松、白杨等各种树木,经过岁月的风雨雕刻,早已被来这里休养的劳模和工人染成挺拔、苍劲的颜色。生命根深守土,这些老树与疗养院一路走来;精神气立天地,寒暑同在不离。

松柏氧吧在疗养院深处,迎宾盼客。五棵塔松则守在院内门口,倾身探向大门外的公路,身姿恰好迎送心情。进入休养区,八棵龙柏遒劲如盛开的树花,在劳模楼前两侧车路的中央一线排开,气场盛大,和“工”字形楼北面的另外两棵龙柏列队双成,规阵成图案,是寻常龙柏中难得的遇见。

“工”字楼四周,每扇窗前都是松柏围绕,其中17棵高大塔松遒劲沧桑,那是手可以触摸到的岁月。楼的南端,十多株松柏密植,几乎看不到其他树种,微低处一片站立的月季,大朵红艳的花,衬托出有故事的老树。“工”字楼西侧,一树生两枝的高大梧桐,是独木成林的存在;邻水一片绿竹从容葳蕤,在雨中,没有“莫听穿林打叶声”里的“谁怕、微冷、归去”,只有阳光下闪耀“咱们工人有力量”的志同。

这里的老树没有修剪,随性生长神态各异,当你发现一处不同后,你会开始注意到树的特别。接下来,这景象不断出现在你的视野里,野趣无章法,怪处有新奇,你的审美体验会被不停更新,渐渐进入思想的磁场,叠加成复杂的哲学命题,但答案简单,就是让生命自由生长。

树离不开土地,就像鱼儿离不开水,是自然法则,又非自然规律那样简单。人也离不开土地,不接地气人的生命不在人间,而土地是生命,老树深爱土地,去与土地相拥,那是生命与生命相遇。

园子里有追风的幼绿,更多是守土的老树。

叶子闪亮的15棵小香樟树在住宅楼间隐居。院大门外的16棵小塔松带着梦想学着出场。园内走过半个多世纪的龙柏、侧柏、塔松静静站在这片土地上,恰如生活在这里的人,在晨阳夕晖里,忙着接送阳光。

## 盏永远闪亮的灯

◎庞永波(河南平顶山)

在我心中,有一盏永远明亮的灯,那是母亲的灯光。

我高中毕业那年,如愿以偿考上了大学。

农村娃考上大学不易,亲戚都来祝贺。这个5元,那个10元的,一下子凑了几十元。

离开家的那天早晨,母亲早早起床帮我收拾行装。妈妈给我装了一床新被子,厚厚的。当时我怎么也不会想到,这床被子陪了我二十多年,温暖着我的身子,也一直温暖着我的人生。妈妈给我烧了荷包蛋,还给我煮了鸡蛋。逢年过节或来客人才舍得吃的鸡蛋,她给我装了一兜。妈妈千叮咛万嘱咐,在学校一定要认真听老师的话,要和同学们处好关系,要珍惜时间好好学习。

一切收拾停当,我背起行囊,出了家门。

妈妈出来送我。

黎明前的天空格外暗,铺满石子的公路一片漆黑,不时传来几声鸡啼,路上一个人也没有。妈妈说:“我回去拿一盏马灯过来,给你照照路。”我说:“妈,不用了,灯光太暗,起不了啥作用。”妈妈说:“歪好是个亮。”母亲手提马灯跟在我后面,送我,给我照明。我说:“妈,别送了。”妈妈说:“天黑,要慢点,注意安全。”我依依不舍地告别母亲往前走,不时地回头看看,母亲提着马灯一直站在那里。最后,看不到母亲的身影了,那灯光却一直在那里闪亮。

微风吹来,路边的庄稼地里发出沙沙的声音,远处的坟莹和山坡上传来几声动物的怪叫。我打了个寒战,不由自主地回头望望,看到那盏马灯还在黑暗中不停地晃动和闪亮。尽管我看不到母亲,但我知道,她一直站在路边看着我。霎时,一股暖流涌上心头。心里酸酸的,没有了惊恐。

从那时起,我的心中就一直亮着那盏灯,在我困难的时候,在我遇到挫折的时候,那盏灯给我力量,给我信心,给我勇气。

从那时起,不管我走到哪里,我总觉得母亲就在我的身后,母亲和我一直在一起。

妈妈离开我多年了,但黎明前那盏明亮的灯,让我的心永存光明。